

THE CASE OF THE DROWSY MOSQUITO

蚊惑

著／詹錫奎譯



蚊惑

賈德諾著／詹錫奎譯

蚊 惑

梅森探案全集 G³⁴

著者	賈德	諾
譯者	詹錫	奎
發行人	沈登	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 36—575 號信箱	
	郵撥：0 7 6 5 2 5 5—8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 號	
	電話：7 1 1—7 8 7 1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29 號	
	電話：7 5 2—4 6 0 8	
香港	田園書屋	
總代理	九龍西洋菜街 56 號二樓	
印刷所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800 號	
裝訂	嶸興裝訂有限公司	
	台北市赤峯街 77 巷 7 號之 1	
定價	新台幣 110 元 港幣 25 元	
初版	1 9 8 6 年 12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街道沐浴在陽光之下，光線透過辦公大樓的窗子，照亮堆滿法律書籍的大桌子，背向陽光而坐的律師派瑞·梅森可以清楚地閱讀他的各式文件。

這是加州一個有着溫和陽光，空氣中春之氣息逐漸加濃的日子。再過不久，高張的艷陽挾着酷熱的威力將會烤焦這個城市，吸乾空氣中每一滴水份，留下萬里無雲的晴空，彷彿一百五十哩以東的沙漠區。現在倒像是一個金黃的盛典。

桌子的另一頭，狄拉·史翠特懸握的鋼筆停在速記本的內頁之上。在梅森面前的是一堆待辦的信件，大略瀏覽一下，他將一部分信件丟進垃圾筒裏，剩下的則簡略交待一番順手推給狄拉·史翠特。只有特別重要的，他才口述回覆正確的詞句。

這一堆信件是經過三個月累積的結果。梅森一向討厭回信，只有當能幹的狄拉·史翠特也覺得成堆的函件實在不像話，才動手清除整理。

通向外頭辦公室的門突然被推開，接待櫃台的總機小姐進來說，「外面有兩個訪客，梅森先生。他們迫不及待想見你。」

梅森責怪地看着她。「葛蒂，晴空灑下的可愛陽光在呼喚呢；有個委託人，他擁有一座大農場，要我去勘查正在爭論不定的界限。農場坐地兩萬五千英畝，我還問過狄拉可願意陪我去那牛仔之鄉騎馬溜達一番。想一想，葛蒂，一片綠油油的草地，活生生的橡樹有著巨大的軀體和堅韌的枝幹。背景則是覆蓋山艾樹叢的山丘；再往後看，一座白雪蓋頭的山峯峭立在藍色的天空一角……葛蒂，妳會騎馬嗎？」

她咧嘴一笑。「不會，梅森先生。我太同情那些馬匹。有月光的晚上戶外的景色真叫人陶醉，除此之外我還喜歡悠閒地吃東西。我認為美好的一天是一覺到中午，在床上享用咖啡、土司和燻肉，也許再來一盤朱紅的草莓，澆上一層厚厚的黃色奶油，當你灑些糖粒上去時隨即溜溜融化。所以不必吹噓什麼在廣大的草原馳騁來引誘我。我可能只會掃興，而你說不定想要扭斷我的脖子呢。」

「葛蒂，你真無可救藥。如果妳是一個牛郎的助手，我勸妳先保了全險再說。不管怎樣，妳這個保鏢是怎麼當的？唸個符咒將那不受歡迎的訪客趕出去吧。告訴他們我忙死了。告訴他們我有個重要的約會——和一匹馬的約會。」

「趕不走的。他們堅持的很。」

「他們是什麼樣的人？」梅森問，一邊思索地瞄一下桌上的電鐘。

「其中一個，」她說：「是典型的中年有錢人。看來像個銀行家或是州議員。另外那個——噢，另外那個人是個流浪漢，倒是個頗有個性的流浪漢。」

「他們有沒有說是什麼事？」

「一個說是關於汽車事故的，另一個則想找你洽談關於公司法的事。」

梅森說：「就這麼辦，葛蒂。流浪漢有權獲得正義而他可能碰到麻煩了。我要見他。至於那個銀行家，要談什麼公司法，叫他另請高明去吧。我會煩死如果我——」

葛蒂說：「要找你談公司法的是那個流浪漢。」

梅森嘆氣。「葛蒂，妳真是無可救藥！我看妳的腦袋裏已經塞滿覆蓋奶油的草莓、熱咖啡和大頭覺。一個流浪漢來到我的辦公室要找我洽商公司法，妳却當它是件例行公事！狄拉，出去把那位銀行家打發走。將這位流浪漢奉為上賓。我們將馳騁馬背的事延至明天。」

狄拉·史翠特跟着葛蒂通過門口走向接待室。大約過了五分鐘她走回來。

「怎麼樣？」梅森問。

「他不是流浪漢。」

「噢，」梅森的口氣透着失望。

「我也說不上來，」狄拉說。「他衣衫並非那麼襤褸，但起碼也是老舊不堪幾乎被晒得變白。我看他八成是個因為某種特定目的在戶外生活的人，沉默寡言而且多疑心很重。他不肯向我透

露他的事情。」

「那就讓他乾着急然後走路吧！」梅森暴躁地說。

「我看不見得。他很有耐心在等候——像一頭驢子。老大，對了！這個人一定是個探礦者。我早該想到的。他身上有着沙漠的標記，耐性是從驢子伙伴那兒得來的。他來這裏找你，他就想見到你——今天、明天、或是下個星期。有人告訴他找派瑞·梅森，他就得見到派瑞·梅森。」

梅森的眼睛閃亮起來。「帶他進來，狄拉。他叫什麼名字？」

「姓包瓦。他沒有說他的名字或字母稱號。」

「住址呢？」

「他說就只有一捲毛毯。」

「妙極了！讓我們瞧一瞧他。」

狄拉會心一笑，退出去然後帶回一個委託人。

包瓦，站在門口，打量着梅森，臉上露出焦慮之色。既不恭敬也不和藹的態度。很單純的一種傲氣。晒得發白的工作服倒是洗得乾乾淨淨，雖然衣領已經被洗得癱成一團而且布邊也綻開。顯然是鹿皮製成的夾克就不太乾淨。大概已經穿了很久，表皮被礦渣磨得發亮，彷彿上釉的瓷器。工作服經過縫補而且褪了色——但是很乾淨。長統靴經過長時跋山涉水留下了粉蠟狀的色彩。寬邊帽也已歷盡滄桑。帽邊綬帶留下汗漬污痕。帽邊特別捲成漩渦似的一圈。

男子的臉和他的衣着倒很相配。臉色的背後透出一股外地人的生疏而謙遜的氣息。眼神尙無不知所措的樣子，看得出非常堅定而且頗有自信。

「你好，」梅森說。「你叫包瓦？」

「不錯。你是梅森？」

「是的。」

包瓦大步走過來，在梅森對面坐下並且眯一眼狄拉·史翠特。

「不礙事的，」梅森說。「她是我的秘書。她爲我的案子作記錄。我對她沒有秘密，你可以信任她的判斷力。」

包瓦古銅色的手指抓着他的帽邊，擺在膝蓋之間，帽子前後擺動。

「儘管說出你的麻煩吧，包瓦先生。」

「不必客氣，就叫我鹽巴哥吧。我不喜歡什麼先生的。」

「爲什麼叫『鹽巴』？」梅森問。

「這個，有一陣子我常在死亡谷的鹽床一帶晃蕩，他們就送我這個稱號。那是我很年輕的時候，在我和班寧同伙以前。」

「班寧是誰？」

「班寧·克拉克。他是我的合夥人。」鹽巴哥滿臉誠懇地說。

「挖礦的合夥人？」

「不錯。」

「你和他爲了採礦有了麻煩？」梅森問。

「和『他』的麻煩？」

「是啊。」

「胡說！」鹽巴哥大聲叫嚷。「我說過他是我的合夥人。和夥伴怎麼可以有麻煩。」

「知道了。」

「我在保護他。我指的是一個吃人的公司——一個吃人的董事長。」

「噢，繼續說下去吧，」梅森邀約。

鹽巴哥搖搖頭。

梅森好奇地注視着這個人。

「你是知道的，」鹽巴哥解釋。「我不像班寧那麼行。他受過教育。他可以向你說明一切。」

「好吧，」梅森簡單明瞭地說：「我會安排時間約他來談一下——」

鹽巴哥插嘴：「他不能來。否則我自己也不必走這一趟了。」

「他爲什麼不能來？」

「醫生把他拴牢的。」

「躺在床上？」

「倒不是病倒床上，但是他不能爬階梯也不能上旅途。他必須待着不動。」

「心臟的毛病？」

「不錯。班寧錯在弄了一個豪華的住宅。一個餐風飲露在外打尖的人怎麼可以居住那種房屋。在他結婚前我就告訴過他，但是他老婆的想法很誇張。班寧曾經很富有——我指的是叫人討厭的富有——她就認為他該戴個高帽子了。噢，我不應該說她的。她已經作古。我只是想告訴你一個荒漠中的男人是住不得華屋麗室的。」

「噢，」梅森興起惻隱之心說：「我看我們應該去看看班寧。」

「他住的地方離這多遠？」狄拉·史翠特突來靈感一問。

「大約一百哩，」鹽巴哥順口答出。梅森眼睛閃亮起來。「收拾筆記本放進手提箱裏，狄拉。我們要去會晤班寧。我對一個居住華屋的礦工很有興趣。」

「他現在不住華屋，」鹽巴急躁地說。「我去了之後就另作安排了。」

「你明明說他是那樣的，」狄拉說。

「不，小姐。醫生說他不能離開那個地方，但是他也不住華屋了。」

「那麼他在哪裏？」梅森問。

「我會帶你們去。說來話長，現在說了你們也不會相信。」

2

時速三十哩，派瑞·梅森在聖羅貝多市分界處向右轉，鹽巴哥包瓦開着一部一九三〇的破舊小貨車在前面帶路。

帶路的車一陣急轉彎後開始爬坡。

「看來他是要帶我們通過這個高級住宅區，」狄拉·史翠特說。

梅森點點頭，眼睛從長長延伸出去的馬路移向下面遠處的海洋——藍色清澈的海洋，海浪緩緩拍打着岸邊，白色沙灘和棕櫚樹的葉子同樣耀目奪人。

車道沿着沐浴在陽光之下的山丘蜿蜒而上，山丘綴滿富有階級的建築物。在一座圓形羅馬式劇場底下，不到一哩處，梅森可以俯視聖羅貝多這座耀眼的小城。

「依你看，他為什麼帶我們到這種地方？」狄拉問。「他當然不會——」話說一半，帶頭那部卡啦卡啦作響，氣喘咻咻的老爺車突然在一堵白色泥灰牆邊搖搖擺擺停了下來。

梅森咧着嘴。「阿彌陀佛，他就住在這兒。」他在開啓大門。

狄拉目不轉睛地看着鹽巴哥「卡搭」旋開一道有鐵格子裝飾的大門門鎖。

鹽巴哥包瓦回到他的車上，轟隆隆開進大門，梅森在後面跟着。

這個有六英畝之大的地方，每一吋可都是價值不凡的黃金地點。

龐大的西班牙式建築，白牆與紅磚的設計與周遭的環境甚爲搭配。宅院座落於斜坡之上，正好有很開闊的視野。陽台也是建造得自然天成的樣子，有一條簡便的通道，幾張石椅以及一個魚池。

高聳的泥灰牆使宅院具有高度的隱密性，在遠處的一角，醒目的是一叢奇異而醜陋的屬於沙漠中特有的仙人掌。

狄拉·史翠特望着這些藍色的遠景、耀眼的白以及舒適的綠從眼前一一掠過，一時幾乎喘不過氣。

「這就是班寧·克拉克的住宅？」鹽巴哥走向他的車子時，梅森問道。

「是啊。就是這個。」

「好漂亮的房子。」

「他不住這兒。」

「我以爲你說的是這兒。」

「不是。」

「抱歉，我可能誤解了。我問你這是不是他的地方。」

「是他的地方。但是他不住這個房子。我把他弄走了。我們就在仙人掌那邊搭了帳篷露營。看到那邊晨昇起的白煙嗎？看來他正在弄吃的。這就是我告訴你的。他住了華屋以致弄出心臟毛病。我很看不過去就管了這檔事。他現在很虛弱無法在沙漠晃蕩。醫生說他甚至不能爬階梯。我正在讓他回復生龍活虎的狀態。比起上星期，他現在好多了——上星期比上個月又好多了。」

「你們就在那兒的地上吃飯睡覺？」

「喔——喔。不錯。」

「那麼誰住這個大房子呢？」

「某些人。」

「誰？」

「還是讓班寧來告訴你吧。來吧！我們去找他。」

他們沿着一條小徑走進一處沙地，上面長着一叢叢的仙人掌。討厭的樹叢之間還長着霸王樹。「仇拉」種仙人掌外表看來很精緻彷彿鑲了花邊的絲帶。但是熟悉沙漠植物的人就知道那種尖刺的邪惡力量，以及從母叢掉到地上長滿尖狀物的小球所隱藏的危險性。此處還長了一排高達十呎無刺的仙人掌，給園裏其它地方提供了一座保護牆以及防風林的作用。

仙人掌園的接壤處有一堵大約六呎高的石牆是由各種顏色的岩石砌成的。「所有岩石都是從沙漠礦區弄來的，」鹽巴解釋。「班寧的心臟沒有惡化以前利用空閒時間砌成的。石頭是我找來的。」

梅森的眼睛在高聳的五顏六色岩石上搜尋一番。「你從每個礦坑挖下這些石頭的嗎？」他問。

「才不是。我只負責搬運卸貨。就是一堆彩色的石頭而已。班寧安排的。」
繞着仙人掌園的迂迴小徑，彷彿走在沙漠上面。

在仙人掌叢園裏的一個山凹處有個石塊搭成的爐灶上面鋪着鐵條，底下一股小火正在燃燒。鐵條上面一只被燻得烏黑的搪瓷燉鍋，鍋蓋被沸騰的蒸氣掀得亂蹦亂跳，像個附神的丑童。

爐灶旁邊，蹲着一個全神貫注在看顧火焰，大約五十五歲的男人。除了很消瘦之外，看來也是很虛弱的樣子。他眼下的肌肉鬆弛下垂，兩頰和下巴深陷。嘴唇看來也是鬆弛而且有點變紫。只有當他抬頭看到來訪的客人的一瞬間，彷彿受到電擊般地，身軀的虛弱忽然消失不見，發射出一股堅毅的氣息。

他站起來。笑容點亮他的臉孔，他摘下珍珠般灰色的牛仔帽往下一揮一擺，同時彎腰鞠躬。

鹽巴哥包瓦簡單扼要地說：「就是他，」隔了一會，「女的是秘書小姐……我來料理食物。」

鹽巴哥移身至火旁蹲下，大刺刺地坐穩在自己腳後跟的長統靴上，彷彿那個姿勢可以維持個

把鐘頭。他的態度就好像他的任務已經大功告成那樣。

梅森握手。

「你們剛好趕上一頓小小的午餐——如果你們吃得慣探礦人的食物的話。」班寧說，偷偷瞄了狄拉·史翠特一眼。

「我會喜歡的。」她說。

「這裏沒有椅子，但是你們也不用擔心地上會竄出響尾蛇，儘管放心坐下去吧。」

「看來你們有不少屬於你們自己的那種沙漠的東西，」梅森找了一個話題說。

克拉克咧嘴一笑。「你還沒見到全部呢。在你坐下以前來瞧瞧我的小領土如何？」

梅森點點頭。

克拉克帶着他們繞過一個巨大的仙人掌樹叢，進入一處被仙人掌緊裹的小山凹。在這裏，兩頭驢子低垂着頭站着，長長的耳朵往前傾。一對老舊的馱鞍擺在地上，旁邊是一堆雜亂的包裝箱、繩索、一塊防水帆布、一隻十字鍋、鏟子和淘金鍋。

「當然，」梅森說，「你們在這裏用不着這些東西吧？」

「這個，」克拉克說，「可以說用也可以說不用。這些裝備歸鹽巴哥。他離開他的驢子就快樂不起來，我也不認為驢子沒有他會快樂。不管怎樣，有隻驢子呼喚你起床，那種感覺總比你睡死了好。現在，你看——就在這條小徑的那頭，如果你願意，拜託。就是那裏我們——」

班寧·克拉克忽然停下不說，轉身面對梅森和狄拉·史翠特，壓低聲音幾乎是喃喃自語，急促地說。「千萬不要在鹽巴面前提到這件事。他們爲他設了一個陷阱——一個女人。一旦這個女人嫁給他，她會和他在一起幾個月，然後訴請離婚，不是奪去他的股份就是打官司加以束縛。他是個絕對忠心的人，我要求他什麼他都會照做。我告訴過他我要他將股份投資在某一個礦業公司的礦坑上。一旦這個女人發現她不能操控這些股份，她絕不會嫁給他。他並不知道這一點——這就是爲什麼我要這麼做。他不瞭解背後的一面，但是一旦這個女人知道股份已經被限定死了，她根本不能插手，她再有同他結婚的念頭不就等於往火坑裏跳？千萬不要說出這些事。」

克拉克隨即提高聲音說：「這是我們睡覺的地方。」

他指着另一個沙質的小山凹。兩條鋪蓋整整齊齊地鋪在一棵大仙人掌的陰影之下。

「總有一天我會搬出這裏回到真正的沙漠地區。不會是今天、明天或者後天，但是我渴望見到沙漠。我實在難以解釋那種心情讓你能够明白。」

「鹽巴已經作了很好的解釋。」梅森說道。

「鹽巴不太會說話。」

「話是不錯，但是他表達得很好，」梅森說。

「聽說過『路易腿礦業』嗎？」克拉克忽然問道。

「我不相信我聽過。很不尋常的名字，不是嗎？」

「是那邊那頭驢子的名字。我們的礦坑就以牠的名字命名。那真是一個意外的大收穫。鹽巴將他的股份賣給一家聯合企業，拿到了五萬元大花特花。隔了幾個月有天早上他清醒過來已經一文不名了。」

「唉！」狄拉·史翠特深表同情地嘆了一口氣。

班寧·克拉克灰色的眼睛轉向狄拉時有一絲亮光一閃而過。「關於這個，」他說：「其實是聰明的作法。我應該那樣做才對。」

梅森咯咯笑了起來。

「你是知道的，」克拉克繼續說，「我們對金錢都有一種被歪曲的憧憬。金錢如果不是用來購買東西就毫無價值。對一個採礦的人來說，金錢最好是能夠用來購買生命。採礦者的潛意識裏對這種觀念清楚得很。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之中那麼多人會想把錢儘快花掉。我却像個守財奴般緊緊抓着我的鈔票。這就鑄下大錯。」

「說下去，」梅森說：「你開始提到一些事情了。」

「我保持在礦坑的股份，」克拉克說，「我真應該拋掉的。礦坑愈開發愈有錢了。購買鹽巴的股份的那家聯合企業想要排擠我，我們打起官司。後來聯合企業中的一員去世，我弄到了他的股份。這一來控制權落到我的手中，我又繼續收購其他人的股權。有一天我去找鹽巴告訴他我替他買回了他的股權。我告訴他我只給他其中的一些，其餘的替他保管起來。他感激得幾乎哭出來